

我们几个人去阿巴海看天鹅，当然也想看秋天开着白花的芦苇。那片水泽中间，长着高出房顶的芦苇。

阿巴海是天然的湿地，大大小小的泡子遍布其中，是各种候鸟的栖息地。每年春天，天鹅、翘嘴鸭、黑水鸡、大雁、白鹤、丹顶鹤等候鸟北迁的时候，会在这里停歇、栖息、休整。深秋时节，南飞的候鸟也会在阿巴海的芦苇荡里，停留一段时间。

每到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，阿巴海就热闹起来，各种鸟类喧闹着像奔赴一场舞会。

我们没有看到天鹅。同行者说：“今年深秋气温高，也许那些飞禽还没有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呢。”

远处岸边的树叶黄了，和湖里的芦苇映衬着，像巴比松派的油画一般。村部就临着湖边，芦苇抱着大湖也抱着村部，像抱着它深爱的孩子一样。

湖边又新建了几个传统的蒙古包。游人在木栈道上漫步，芦苇在蒙古包的周围轻轻摇摆，有一种原生态的美。

我们站在木栈道上，看万顷芦苇，赏千里烟波。

“水满田畴稻叶齐，日光穿树晓烟低。”这里的田地大多种植水稻。若将乡村拟作画卷，稻田、芦苇荡便是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笔触，绿得深邃，黄得灿烂。

在湖边高低不平的草地上，一大群牛在悠然地吃草，仿佛是天上撒下的一颗颗黑珍珠。几位放牛的牧民在湖边围坐，喝着砖茶，谈笑风生。

一群喜鹊在牛群里飞上飞下，落在牛的后背上，也落在草原版的“牧童骑黄牛”的意境里。牧人随口唱起长调，牛群自在地吃草，喜鹊嬉闹觅食，一派和谐景象。

中午，我们在村部外面的木栈道上席地而坐，吃着自带的食物。吃饱喝足，便躺在木栈道上，20度的温暖阳光晒在身上，听着风拂着芦苇叶子的唰唰声。

午休之后，大家还不甘心，去村子西面的湖边去寻天鹅。见到一位蒙古族老额吉在院子里晾晒羊草。老额吉有一张慈祥的面孔，还邀请我们去她家喝茶。她家前面就是湖泊，我们穿过她的院子，又看到一大片芦苇，湖边还停着一条锈迹斑斑的铁皮小船，想必很久都没开动了。芦苇从船的缝隙里钻过来，已经高过船身。

我们在芦苇荡中的木栈道上漫步，感受大自然的恩赐，时光仿佛也慢下来。

湖边人家的生活充满了诗意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听风打芦苇的沙沙声，听鸟的啾鸣声，听牛群的哞哞声……

下午，在回去的路上又看到一片美丽的芦苇荡，白茫茫的芦花在风中摇曳，像是起伏的海浪。芦苇从中一匹棕色的骏马，在西斜的阳光下，呈现出迷离的意境，我急忙举起相机拍下了光影中的马。

二

初冬时节，听一位摄影爱好者说

站在时光的渡口，采撷岁月的馨香，老屋的模样总在回忆里鲜活，那风雨中伫立的身影，是我心底最深的眷恋。

小村庄里，多数人家早已拆了老屋，搬去山顶的新楼或是县城的居所，唯有几位老人守着故土，于他们而言，老屋是根，是血脉的归处。清晨，麻雀在山头间叽叽喳喳穿梭，清澈的溪水从门前缓缓流过，推门便闻泥土的芬芳，坐在门口，晚霞映着青山，将温柔的牵挂揉进老屋的每一寸角落。

老屋的院落从不会冷清，鸡棚鸭棚里的禽鸣此起彼伏，墙角的一串红、芍药、石榴花热闹闹地开着，姹紫嫣红间，是生活的鲜活气息。菜园更是藏着无尽惊喜，翠嫩的黄瓜挂在黄花间，南瓜像红灯笼般挂在墙上，红通通的西红柿挂在叶间，像孩子红扑扑的脸。

夏夜的小院是最美的光景。孩子

们捧着刚摘的西瓜啃得汁水淋漓，奶奶摇着蒲扇哼着小曲，爷爷的山歌飘向山的那头，父亲躺在凉床上和星星对话，母亲的童谣伴着萤火虫飞舞，“山喜鹊尾巴长，飞到张大哥家屋梁上……”夜深了，山村静卧在大地怀中，月光洒向竹林，青蛙与蟋蟀唱和，风儿拂过竹林，沙沙声成了夜的伴奏。

秋高气爽时，枣子树、板栗树结满果实，男孩子爬树用竹竿敲打，女孩子

们拿着刚摘的西瓜啃得汁水淋漓，奶奶摇着蒲扇哼着小曲，爷爷的山歌飘向山的那头，父亲躺在凉床上和星星对话，母亲的童谣伴着萤火虫飞舞，“山喜鹊尾巴长，飞到张大哥家屋梁上……”夜深了，山村静卧在大地怀中，月光洒向竹林，青蛙与蟋蟀唱和，风儿拂过竹林，沙沙声成了夜的伴奏。

秋高气爽时，枣子树、板栗树结满果实，男孩子爬树用竹竿敲打，女孩子